

## 背包揽胜

■黄建明

## 梅里的一颗柿

倪朝宾在宅第所种梅树,由于其强大的影响力,给后世留下了不尽的素材,或许,“梅里”村名就是这样来的。在秋天,柿子是最好的水果;梅里的一颗柿,是可以缤纷一个秋天的。

上世纪七十年代,我住许贤罗墓坂,经常有人肩挑两只大竹篮走村串巷卖柿子。前面那只篮子里是红柿子,后面那只篮子里是青柿子。

柿子一进入嘴里,马上就会有一种奇异的味道在口腔里旋转,青的干脆、可口,红的甘甜、清凉。在缺少一份甜味的年代,柿子的甜,恰好给了我的生活一份短暂的幸福幻想。

我问卖柿子的是哪里人?他说,是“美丽人”。

我一直以为世界上还真有一个叫“美丽”的村庄,这村出产诱人的甜果。

直到一次去浦南听课,活动结束后,好客的主人领着我们去了梅里摘柿子,这才发现小时候的印象是一个美丽的错误。

梅里村名源于何时?因何取名?现在已不得而知。有人说是汉时梅福曾在此隐居的缘故,《汉书》卷六十七《杨胡朱梅云传·梅福》有这样的记载:“梅王莽颀政,福一朝弃妻子,去九江,至今传以为仙。其后,人有见福于会稽者,变名姓,为吴市门卒云。”这里提到了一个关键词“会稽”,萧山原属会稽是史实,但仅凭一

个会稽,难免说服力不够;收录在梅里《古越萧邑桃源倪氏宗谱》中宋时张遵路的诗《古梅轩张孝廉留别》,里面有句“今知梅井泉……况今汉客迁”。诗里的“汉客”暗指梅福,村口也有一口梅井泉。家谱多有附会,说服力同样也不够。

最有可能的,就是与倪朝宾有关。倪朝宾在萧山很有名。他是明万历戊戌进士,有惠政,迁苑马寺卿,转湖广按察使,后罢官回乡,建有三进的故居及配套的花园、水池、跑马场,规格极高,影响极大。宗谱上还说,倪朝宾在自家花园水池旁,曾种有红、绿梅树两株,受到邑人追捧,留下很多佳话。清代乾隆年间梅里一位乡贤作“寒梅两两傍篱墙,风雨频经岁月长。树老今来成古迹,花开异色发同香。影含柳绿迷苔砌,艳借桃红映雪堂。太守依然留手泽,不禁相对庆遗芳”,其中的“遗芳”就是指红绿二梅。

梅里这个地方,有山有水,景色宜人,族谱中记录了清朝乾隆年间“梅里十景”诗:“郭墓春晓、龙潭夕照、普寺疏钟、横江飞帆、丽湖云影、梅井泉声、洞口桃

花、滩头夜月、苍松叠翠、古树遗香”。最后一景“古树遗香”就是倪宾朝种下的红绿梅树。“景诗”创作也是倪朝宾所擅长的,他著有《桃源初集》,记录了永兴河流域桃花源一般的美景和幸福生活。

倪朝宾在宅第所种梅树,由于其强大的影响力,给后世留下了不尽的素材,或许,“梅里”村名就是这样来的。

在秋天,柿子是最好的水果;梅里的一颗柿,是可以缤纷一个秋天的。

这几天,朋友圈很多朋友在发柿子图片。的确,柿子成熟的时候,红红的挂在枝头,以青天为背景,有金秋的视觉冲击感,让人渴望,让人羡慕,美得让人心跳。

不论是青柿子,还是红柿子,保存的时间不长。古人就就新鲜的柿子,做成了柿饼,这是杭州著名的传统小吃,老底子春节时,把柿饼包在牛皮纸里,上贴一张正方形的红纸,用绳子交叉打包,就成了柿饼包。柿饼包是上等礼品,拎着它去做客人,倍有面子,适合老年人和小孩子食用。柿子饼上的白色柿霜,是我今生难以忘怀的治愈心灵的好味道。

## 乡村的修辞

如果你来到了我的家乡,在田间地头与乡亲们聊天,你未必能听得懂我的家乡土话,没关系,只要乡亲们是拿任何一个庄稼来给你打比方,那一定是认可了你,夸你,赞美你呢。

成熟、稳重、谦逊,我们就说他跟八月的水稻一样,稻穗熟了,才低着头,没有架子。谁家的孩子不争气了,水稻田里也有现成的拿来打比方,我们不骂他败家子,只需喊一声,你这个稗子。被斥责的人,顿时蔫了。稗子长得很像水稻,但却是稻田里最讨厌的杂草,谁愿意做一棵稗子啊?

我们村里的人,夸一个小姑娘长得水灵,脸蛋红扑扑的,就说她长得跟西红柿一样。夸小伙子力气大,废话不多,干活又肯卖力,就说他跟山药蛋一样。山药蛋是我们那儿的土话,说的是马铃薯,那可是饥荒岁月,活命的粮食,山药蛋耐活,一窝一窝的,又大又圆,看了就让人心生欢喜。对调皮的小孩子,我们喊他小猴子,或者小牛犊,都是我们喜欢的小动物;对令人尊敬的老人,我们就喊他老南瓜,老南瓜的皮皱巴巴的,样子沧桑,到了冬天,家家户户都会在房梁下挂几个大大的老南瓜,老南瓜放的时间越长,口感就越糯,滋味就越甜,像极了我们村里的老寿星们。

生活越过越好了,我们就说像芝麻一样,一节比一节高,一天比一天好。日子甜了,我们就说像吃了个大西瓜,甜到了心底;日子苦一点,我们也不怕,再苦,不过跟苦瓜一样吧。看到天上的白云,那是真白啊,真柔啊,真美啊,我们就说它是开在天上的棉花。如果是乌云,带来了风,带来了雨,我们也喜欢,我们就说跟捅了马蜂窝一样,黑压压一片,如果接着是倾盆大雨,我们就说天跟漏了一样。

如果你来到了我的家乡,如果你走到田间地头与乡亲们聊天,你未必能听得懂我的家乡土话,没关系,只要乡亲们是拿任何一个庄稼来给你打比方,那一定是认可了你,夸你,赞美你呢。他们不善言辞,找不出适合的优美的词汇,他们就朴素地用他们最热爱的庄稼,来表达他们的情感。

小时候,我愿意是一棵地里的庄稼;现在回乡,我仍然愿意是乡亲们口中的山药蛋,或者老南瓜。

## 夜航船

■孙道荣

村里识字的人不多。他们说话,喜欢直来直去,又带着浓重的乡音,显得很土气。但他们也会不自觉地使用一些修辞。

最擅长的,是打比方。一个事情,说不清楚,又找不出更恰当的词,他们就打比方。

比方说一个人瘦。他们不会用瘦削这个词,更不懂成语瘦骨嶙峋,怎么办呢?他们就打比方。说一个人瘦,瘦得跟麻秆一样。麻秆是我们乡下常见的植物,秆子又高又细,连枝叶也是细细长长的。风一吹,就东倒西歪,站立不稳。那时候人大多都瘦,但能瘦得跟麻秆一样,那是真瘦,瘦得人心疼。但即使麻秆,也有高矮,也分胖瘦,我们家邻居小黑子,在我们这群孩子中,个子最高,也最瘦,村里的老奶奶们就说他是麻秆王。我们看到小黑子,就像看到最高的麻秆在走路,我们在地里看到的最高的那个麻秆,就像黄昏的时候,小黑子总是在村头张望,等着他爹娘收工回家。

## 灯下漫笔

■潘开宇

## 物换星移几度秋

物换星移几度秋,唯有槛外长江仍旧日复一日,空自东流。“雨去花光湿,风归叶影疏”,家乡的田园风光,人间烟火,在时间的洪流中轮回,等待诗人重归故里。

那是滕王阁宾客云集的一天,也是他光华毕现的一天。

一座长江上雄伟壮丽的滕王阁,一场诗文荟萃的宴会,一篇横空出世的《滕王阁序》,衬着盛唐本就繁华恢宏的底色更加明媚亮丽。先不说那句意态飞扬的“落霞与孤鹜齐飞,秋水共长天一色”,就是随手拎出的“渔舟唱晚”“物华天宝”“东隅已逝,桑榆非晚”都是流传千古的经典。全文46个典故,40个成语,满纸烟霞。尤其是这句“物换星移几度秋”,掠过流年深处的苍凉,人世翻覆的寥落,也掠过历经世事的疏阔。

## 凡人脸谱

## 父亲与秋擦肩过

新世纪初,庚辰年的秋天,家父像一片飘零的秋叶,永远离开了这个世界。父亲见证了新世纪的第一缕曙光,却与缤纷的秋天擦肩而过;这个秋天不属于父亲了,但父亲的背影留在了秋天,父亲的秋天是永恒的。

记得那时,北方秋的韵味儿十足,大豆、谷黍、玉米在秋风中摇曳着丰腴的身姿,饱满、低垂、不张扬,她们用自己的存在,诠释着秋天的稳重与成熟,等待农人们收获希望。

父亲“落炕”前,没忘记地里的庄稼,备好工具,把锄头和镰刀又在磨刀石上磨了一遍,刀刃锋利、锃亮,挂在院落一隅,只等着时令到来。可是,期盼秋天的父亲,再也看不到他亲手播种的秋作物即将颗粒归仓了。

位列初唐四杰之首的王勃,出身书香世家,6岁做文9岁成名,17岁入仕,27岁溺亡,一生短暂而激荡。他少年成名,碾压了唐朝大多数诗人,皇帝赞他“大唐的奇才”。只是他后来年少妄为,行事鲁莽,被逐出京城后,亦是挫折不断,更是连累父亲被贬,典型的高开低走,引人唏嘘。

说回这首被誉为千古第一骈文,字字珠玑、句句精妙的《滕王阁序》。它将写景和抒情完美合一,独步后世。我每每读起,心中总是生出“孤篇横绝”之叹。公元675年的重阳节,气吞万象的江南大地上,滕王阁被翻修一新。落成

那一年,我从城里回乡下过年,父亲留给我最突出的印象是明显苍老了。从外观上看,就像一部超期服役的机器,疲惫中透着刚毅。父亲首老者在眼上,视力下降,本来不太大的眼睛,而今看人辨物眯成了一条缝;遇上阴雨天,室内光线黯淡,进屋总要吵嚷着让母亲开亮灯。

上世纪末,对于我来说,也许是一生中最为迷茫的日子。有一次,我在电话里隐约透露自己也潜伏着下岗的危机。说实在的,我不想给父亲增添心理负担。没料想,父亲在电话那头倒宽慰起我来,说:“下岗并非庸者,要勇于正视现实,条条大道通罗马嘛!”父亲的话,似一股暖流涌遍我的全身。这是我与父亲最触动心灵的对话,电话里我几度哽咽。

之日,当时的地方官洪州都督阎伯舆广邀当地名士游赏,并在酒酣之际提出作序助兴。据说这位都督其实提前命其女婿准备好序文,以期在席间一鸣惊人。却不料半路杀出个王勃,挥毫落纸一气呵成。起先颇为不悦的阎都督读完,顿时心悦诚服地向王勃敬了酒。还是该赞一赞可爱的大唐,盛世气韵果然不同凡响。

常在想,究竟是王勃成就了滕王阁,还是滕王阁成就了王勃?就像杜牧与扬州的纠缠。但无论如何,如果没有王勃,滕王阁的落霞和孤鹜一定会寂寥很多。除了这篇《滕王阁序》,

父亲爱思考,思考问题总要有烟卷相伴。一次,我带回两条香烟放在父亲面前,父亲手一摆,很轻松地说:“戒了!”“咋戒了?!”我惊讶。父亲又说:“浪费钱,对身体百害无一利。”后来,我才知道,母亲多年的心脏病频发,闻不得烟味儿,于是,父亲就毅然决然地把烟戒掉了。

父亲一生勤劳,以苦为荣。晚年时,除照料多病的母亲外,还一个人料理着几百责任田,田里打造得漂漂亮亮,路人从田埂上走过,对老人很是肃然起敬。我曾劝父亲:“还是把地租出去吧!”父亲听说:“那不行,不让我干活比啥都难受!”其实,我是了解父亲的,母亲常年多病,开销很大,但父亲从未向我们开口要钱,我每次回家都要给父

王勃还留下诸多经典的五言律诗和绝句。如“寂寞离亭掩,江山此夜寒”的空灵,也如“长江悲已滞,万里念将归”的雄浑。“海内存知己,天涯若比邻”,更是将悲凉伤感的离别诗写得豪迈豁达。

离开滕王阁后,王勃继续踏上了回乡之路。一年后,他在渡海时遇到风浪,溺水后惊惧而亡,一代才子的生命终止在27岁那年。物换星移几度秋,唯有槛外长江仍旧日复一日,空自东流。“雨去花光湿,风归叶影疏”,家乡的田园风光,人间烟火,在时间的洪流中轮回,等待诗人重归故里。

这些年,多少人来了又去,多少人去了又来,你总是用你的激情与美好扫去他们旅途的辛劳,带来他们嘴角的微笑

我痴痴地看着你,始终无法对你细细地诉说,诉说我对你的热爱,诉说我对你的深情,爱你碧波荡漾,爱你宽广包容

湘水啊,不管你来自何方,不管你去向哪里,这一泓深情的湘水,终将带着我的梦想,流向远方

## 朝花夕拾

■金佳萍

## 一锅鸡汤

一连工作七天,真是累人,但周六的时候,她还是一早起来去买了老母鸡炖汤——她是一连工作了九天,想来会比她更累。

他说要出去一下,她忙着炖汤,没问什么事,一起生活几十年,日子像书的页码,闭上眼睛凭手感也能准确一页页不重复地翻过。

小火换大火又换小火,如此往复,直到他中午十二点到家,很少有这么晚回的,她想他一定是被什么重要的事牵绊了,不过她没打电话去问。

她舀了一碗鸡汤递过去,声音薄得犹如纸片:“你去哪儿了,怎么那么久?”

他迟疑了一下:“饭后跟你讲吧。”两个人低头吃饭、喝汤,他从来话不多的,她也不是碎碎念的那种。

她蹲了一上午的厨房,闻闻都饱了,扒了两口饭,坐到沙发上翻几页陆羽的茶经。他绕过她走向靠窗的椅子。

她抬头看他,目光温和,当两道目光碰撞时,他却是有少的局促:“我闯祸了,早上纪委找我谈话。”他的话像牙膏似的一点点往外挤:“对工作应该会有很大影响。”“今年我晚归的那几次,两次在足浴,一次在KTV。”

“KTV那次,公安和纪检联合执法,被拍了现场。”他的目光丢盔弃甲,从他眼里移到她的脸上又移向她身后的沙发靠背,但牙膏很拧,看不出要断的迹象:“你给我发了信息的那次。”

嗯嗯,她记得的,那晚她等他到午夜,她给他发过短信:“老公,想来今晚饭馆不打烩?”

她不知道自己的目光中有没有怒火,应该不会,但她不敢保证没有凌厉的寒霜:“常在河边走哪有不湿鞋,你侥幸心理太盛了,我知道迟早会有这一天的。”她的语气,像是月光下摇晃的芊芊叶中间那粒惨白的露珠,满是无奈与清凉。

工作倒是其次,房贷也不是大问题,她想的是对刚考上公务员的儿子会不会有影响?儿子热恋中的女友,若知道此事会怎么想?还有她父母的看法?

自己的委屈呢?此时她的心里还没有可以腾出来的空隙。她太知道日子得活澜不兴地过下去;她太明白这个年纪该活成什么样子;哪怕是靠撑起现世安稳。

“有胆量去潇洒,那承担后果的勇气呢?”她真想质问他,只是看一眼他颓废的样子,竟有些心疼,语气中的坚硬即刻碎成了渣,舌头便不失时机绕了个弯子:“也不是什么大事,没关系的。就算真影响了工作,日子还是一样要过,该干嘛干嘛去。”

她拨通了在司法部门工作的表弟的电话,她得提前知道可能产生的后果;问问有没有补救的法子?或者有没有擦边球可打……然后,她给妈妈报了平安,为周末不能回家编了个自以为是的理由。

做完这一切,她的嘴唇干得起了皮,不过,她没给自己泡一杯平日喜欢的龙井,而是走到饭桌前,端起中午喝剩下的半碗早已冷却的鸡汤。

龙井清幽呀,留得住山川日月,也定会搜肠刮肚来刺探她的内心,她慌。

碗遮住她的大半张脸,一滴浑圆的泪顺势跌进汤里……

## 湘湖诗会

■黄美红

## 湘水在微笑

坐在小船上,我轻轻地靠在船舷,静静地看着这一湖湘水

这些年,多少人来了又去,多少人去了又来,你总是用你的激情与美好扫去他们旅途的辛劳,带来他们嘴角的微笑

我痴痴地看着你,始终无法对你细细地诉说,诉说我对你的热爱,诉说我对你的深情,爱你碧波荡漾,爱你宽广包容

湘水啊,不管你来自何方,不管你去向哪里,这一泓深情的湘水,终将带着我的梦想,流向远方